

部长们

海笑

花城出版社

海笑

部长们

花城出版社

部 长 们

海 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梅 县 市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3 插页 300,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700册

书号 10261·737 定价 2.5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改革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

八十年代初，我国石油勘探工作者向东海发动了一场伟大的进军；在东海这个广阔无垠，神秘莫测的大舞台上，创造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史诗般的活剧。这部小说，描写的是这场伟大进军前夕的一段序曲。故事由东南勘探指挥部指挥任勉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到东海找石油，地下资源勘探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写起，通过改革与反对改革，到东海找石油与反对到东海找石油这条主线，展开了一系列曲折尖锐的矛盾冲突，揭示了要振兴中华，就必须进行改革这一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主题思想。小说详细地描写了不为人多知的部长们的日常工作、家庭生活、思想品格和高级干部的人际关系，还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中年知识分子、年青一代烙着鲜明的时代印记的道德伦理观念，各自不同的对理想和爱情的追求，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作者曾长期在地质勘探的基层单位深入生活，有丰富的素材积累。书中刻画的人物形象，描写的细节、场景，绝少矫饰雕琢，显得真实感人。

第一章

一

仲秋十月，本应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可是劲吹的北风，却卷起一股黄色的灰尘，给古老而又年轻的北京抹上一层似云似雾的色彩。

上午七点五十分，一辆崭新的红旗牌轿车驶达一幢砖木结构的盖着大屋顶的五层大楼前戛然停下。身披银灰色大氅、未戴帽子而露出半头白发的程亮从车里走出来。他站住稍停片刻，闪闪发光的眼睛瞥视了一眼这幢他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大楼，莞尔一笑，便抬腿走上有五级阶梯的台阶。

“部长，您早！”

正在上楼的工作人员看见他，一个个恭敬地打着招呼。

“您早！”他也热情地招呼着他们。他已能认识部里直属机关四百多干部中的大多数，只有少数人他还叫不出名字，为了一视同仁，他干脆对叫出名字的和叫不出名字的一概回答“您早”。

一年前，他从工农业生产和文化都较发达的B省调来中央地下资源勘探部工作。做了这一幢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建筑物的主人。这是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分析原因不外两条，一是他青年时代曾有过攻读地质为祖国寻找矿藏的愿望；二是他在B省工作时曾经向中央强烈呼吁过，并到这幢楼房里找过当时的主人们，诚恳请求他们为B省找工农业生产需要的能源和其他矿产原料。B省的能源问题得以解决，促进了工农业生产，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他听说这一幢大楼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建筑，它的旧址原是美孚石油公司北京代销处，那里的十几间平房，后来因有碍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而被拆除了。这一偶然巧合的戏剧性的变化，使他每次看到这幢建筑都要发出会心的微笑。

“部长，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用这种询问式招呼他的，大都是部里的司局长，因为只有他们知道他的行踪。他每次出差之前，一般地都要开一个由司局长参加的办公会议，让他们提出他前往的地方存在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带着这些问题和各司局的要求下去，尽可能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等到出差归来后，一般地也要再开一次这样规模的办公会议，互通情况。

“哦，昨天下午刚到家！”他笑着回答。

这次他出差去了大西北一趟，走遍天山南北和柴达木盆地，行程万里，历时二十余天。

听到这一回答后，向他打招呼的司、局长们大都微微一笑，擦肩而过。

假如他不是部长，而是和他们一样的司、局长，那么在

楼梯和走廊的谈话肯定还会再继续几句：“怎么样，这次满载而归了吧！”

“满载而归”，语带双关，谁都知道它的含义。被问的一方听到这样诙谐的问话，往往就会爆发出一阵纵情的欢笑，然后友好地回敬一句：“你去西南，收获也不小吧！”

可是，他是部长，尽管他一再声称请大家以“同志”相称，别叫他的官衔，但这一习惯就是改变不了；当然他们也作了一点小小的让步，在官衔的前面拿去他的姓氏，使这称呼具有一种亲切的性质，然而几千年来的等级观念，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彻底破除的，打趣逗乐这一人生乐趣，似乎也只有同一个阶层的圈子里才能享有。

“今天还开办公会议么？”

计划司的司长在程亮登上二楼时遇见他，又比一般司局长多问了他一句。

“哦，请你等通知吧！”程亮想在今天上班后，先找办公厅主任了解情况后再作决定。

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办公厅主任张敏闻声从靠近楼梯口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截住程亮，用一种神秘的口吻悄悄说道：“部长，你回来了！我这儿有一份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请你稍等，我马上取来。”

他似乎不光想让部长知道有这一份重要的批示，也愿意让计划司司长知道这一消息。让他早作准备。

果然，计划司司长立刻作出了反应：“什么重要批示？和我们制订明年的计划有关系么？”这次部长去大西北调查研究，目的就是为制订一九八一年和“六五”期间的地下

资源勘探计划的。其实“计划草案”他们早已提出，只等部党组和部长程亮的认可了。

办公厅主任张敏是部里的三朝元老，就是在十年动乱时期也是人倒马未倒。他虽与司局长们平级，却因经常帮助部长处理日常事务而处于特殊的位置，平时说话总带有一点命令和教训的口气。他见部长脸色严峻，马上扫了计划司长一眼，又对计划司长的“反应”不以为然地说道：“老夏，别急，等部长看过以后总会告诉大家的嘛！”在他要强调自己的地位特殊时，他的声调便会提高一度。

这次，不仅计划司长听到了，连在他们附近正急急忙忙地准备准时进入各自的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也都听到了；凡听到办公厅主任说话的人，无不投来惊讶和好奇的一瞥。那目光里的潜台词是谁都明白的：“是一件什么重要批示？会马上传达到我们这一级么？”

内容尚不明白，但光知道有一件什么重要批示，这本身立刻就成了部里的爆炸新闻。

部长程亮新调来部里，工作一年，尚无重大建树，会不会“重要批示”与他的任职有关？

目前中央正在酝酿进入城市改革，是否“重要批示”要以地下资源勘探部作为试点单位？

越是神秘，越具有吸引力，越是保密，人们越是猜测不已。

有一些已经进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惊人的消息，又都纷纷地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盯着办公厅主任和部长的脸瞅来瞅去，似乎想从他们的脸上猜出这份“重要批示”的内容。

程亮不愿在走廊里议论尚属秘密的事情，立刻对办公厅主任说了一句：“请你快去把这份文件找出来给我，我在办公室里等着。”说完，撇下那些仍在惊讶和猜测的僚属，大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从他腰板挺得笔直、一步跨出零点七五米的雄姿来看，谁都不会相信他已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

程亮一边走一边想，下次办公会议应该制订这么一条工作守则：不准许在梯间、走廊及其他公共场合谈论部里的机密问题。他不希望小道消息、流言蜚语在部里有任何市场，他欢喜看到高效率的工作。

他走进办公室的外套间时，他的私人秘书韩玉民正在做清洁工作，低着头擦拭桌椅。

“程亮同志，你早！”韩玉民闻声抬头，向他问好。他是部里四百多个干部中称程亮为同志的有数几人中的一个。他昨天跟随部长一同从大西北返回北京，没想到今天部长会来得这么早。

“哦，小韩，你早来了？”

程亮看到韩玉民，心情又变得好起来，他打过招呼后，便步入里间他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一间面积达二十平方米的大房间，室内铺着一块很大的红地毯。室内窗明几净，显然已有人打扫过，九抽屉的大桌面上堆放三叠文件，属于资料性质栏的有大参考，内部参考，国际资料参考等；矮的一堆只两个绿簿面的文件夹，一个夹内是党中央的红头文件，一个夹内是国务院的文件；中间的一堆约莫有三四寸之高，全是中央其他各部和全国各省市发来的有关文件。

过去他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一进入办公室，便迫不及

待地坐在办公桌旁，首先拉过秘书已替他整理好的中央红头文件来看，然而今天他却打破了这一规律，不安地在红地毯上踱着步子，时而驻足壁上一幅大型的世界地质构造图前，时而又踱到另一幅大型的中国地质构造图前，凝神遐想。

其实他并不在看图，而是在猜想着那是一份什么重要内容的批示。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国家的形势一片大好，犹如一艘远洋巨轮在老练的舵手的掌握之下，虽航行在惊涛骇浪的海洋之中，却方向明确，安全可靠，稳妥地驶向目的地。这时，中央领导同志给他们的一个重要批示，不就是船长下达的一个重要指令么？他又怎能不翘首以待！

他终于忍耐不住对着外间吩咐道：“小韩，请办公厅主任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嗯！”韩玉民刚刚答应，还未起身，办公厅主任已经拿了一个红色簿面的文件夹走了进来，他把文件夹递到部长手里时，同时解释道：“中央办公厅在信封上标明是急件，所以我们在你不在家时只好拆开来看了一下……”

程亮因为急于想看这份重要批示，竟忘了象平时一样首先请进入他的办公室的张敏坐下；他接过文件夹，马上坐在办公桌旁的一张沙发转椅上，打开夹子看了起来。

展开来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一行苍劲有力的钢笔字：“转程亮同志，信中所提方案是否可取？望尽早将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这是他十分尊敬的一位领导同志。一九七九年他从B省调出，到地下资源部工作，就是这位领导同志找他谈话的。

批示虽然只寥寥二十余字，却很有分量，这绝不是等因奉此的例行公事；“尽早”应理解为十天半月，最多总不能

超过一个月吧！“是否可取”，这里有可能和不可能两种前途，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前途，这是不能轻率决定，而必须认真予以考虑的。他熟悉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所以他才十分重视这二十几个字的批示。

他立即去看写在淡青色格子稿纸上的人民来信，钢笔字写得端正认真，这秀丽的字体他似曾相识，但他想不起是谁的笔迹了；干脆翻到最后一页，终于看到一行小字：“地下资源部东南勘探指挥部任勉”。

原来是他，程亮惊讶得几乎叫出声来。信写得很有感情，颇带鼓动性。他很快就为这封信所吸引了：

“……凡是一个热血的青年，一个炎黄子孙，一个有爱国心的人士，谁不为当前响彻云霄的‘振兴中华’的口号所激动，所鼓舞，所振奋，谁不希望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谁不希望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重新发出耀人的光辉……”

接着任勉将笔锋一转，联系实际发起议论来：

“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第一位的城市，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滴石油，没有找到一立方米天然气，所有的能源都要从外地运进，山西的煤，大庆的油，新安江的电……火车二十四小时在双轨铁路上不停地奔驰，万吨油轮不分昼夜地在运输，华东电网总是为上海开绿灯，然而就是这样，能源还是紧张，就象穷人过日子，吃了上顿愁下顿，每个工厂轮流过‘星期’，不少居民区白天要停电。这就不能不影响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因此迅速解决上海及东南的能源问题，应成为地下资源部的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可是实

际上上海及东南地区并没有能够成为这样的重点……”

任勉没有空发议论，而是摆出许多理由和根据。

“可能领导上会问：这个地区的地下有可能找到石油和天然气么？我们勘探数年，虽然没能在上海市区找到石油，但在苏北、淮北地区都已见油，在东海之上我们也初步发现很有希望的地质构造，我相信只要以这个地区为勘探重点，投放力量，向海上进军，我们是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找到一个大油田的……”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宏伟的计划。

“向东海进军！到东海打钻！”

对这个口号，程亮并不陌生，记得在他刚到地下资源部工作不久，有一天党组会议结束后，人们一个一个地离去，都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沙流却站在窗口，右手抓住绿色的窗帘，双目紧紧地凝视着窗外的一棵雪松。沉默良久后，他突然回转身来对程亮说道：

“老程，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还应该再解放一些，我们应该向海上进军，向东海进军！”

沙流平时说话的声音很低很慢，这次说话的声音却非常洪亮、急促，颧骨高耸的脸上突然变得绯红，一双凹进去的眼睛射出炙人的光芒。

程亮知道他正处于激动之中，其实他自己一听到这样的建议，情绪不是也突然变得亢奋起来了么！“向东海进军”，这是沙流的愿望，同样也是他自己的愿望啊！他赶快邀请道：“老沙，坐下来，我们好好聊聊，请你详细谈谈你的设想……”

然而不久，沙流就病倒住院；接着，又发生石油部渤海

二号勘探船沉没的重大事故，死亡七十余人。人们对海上勘探视为畏途，谈“海”色变。他刚到部不久，工作太忙，头绪繁多，对情况又不太了解，很难下决心作出“向东海进军，到东海打钻”的重大决定，事情便搁置下来。结果这一年来，地下资源勘探部的人们在平庸的生活中度过了，没有突出的成绩，也没有突出的缺点，大家四平八稳，相安无事。比较起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稀有矿藏等几个方面的成绩还略大一些，新的矿藏不断发现，蕴藏量都十分可观。可是寻找地下石油的工作却不尽如人意。每年虽然都有几次报捷：“出油啦！”“冒气啦！”等到正式试油时，又都很不理想，一口井一天出产二三十吨原油，或三四十万立方米的天然气。这在建国初期还排得上号，也叫得响；在有了年产五千万吨原油的大庆油田和一千万吨以上的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以后，这一点产量就算不了什么啦。

现在任勉又提出与沙流相同的建议，相同的口号，程亮在心里为此而叫好，为此而高兴。他在这一年的工作中，不是一直想寻找一个突破口来打破地下资源部沉闷平庸的局面么，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对全面情况的了解后，他相信这就是一个最理想的突破口了。这时在他耳边又响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他谈话的声音：“程亮同志，从今以后，我们国家的工作重心要转向以搞好经济、发展生产为主，我们这一辈人一定要下决心，把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搞成，否则我们没有面目去见马克思啊！调你来地下资源勘探部主持工作，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的一个措施，我们相信你是不会辜负我们的希望的……”现在程亮全身每一个细胞都为任勉的这封来信而兴奋起来。可惜任勉的上书，理由虽然充分，根

据却还不足。

他看完一遍以后，又接着从头看起，他想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件大事。

“程部长，任勉写信之前，和你打过招呼没有？”

被遗忘了的办公厅主任正悄悄地坐在一张绿丝绒的沙发上打量着部长。

程亮被他的提问所惊醒。他这才想起任勉在上书中央之前，竟没有和他打过一声招呼，当然每一个同志都有上书中央的权利，但跳开领导，那总有点对他不信任的味道。程亮并不欢喜别人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可是也不愿受到别人的轻视、蔑视。他的心中突然闪出一丝不快的情绪；但他随即冷静下来，一个领导人无论如何不能在工作上 and 事业中掺杂一点个人的情绪啊！他开朗地说道：“每一个同志都有权上书中央，不一定要向本单位的领导打招呼嘛！”

办公厅主任慨叹了一句：“这个任勉啊，打一声招呼不是更好么！”

任勉，程亮认识他。而且听说过他的一些趣闻，他和他见过两次面，印象不错。

想到任勉的一些趣事，程亮不禁怡然而笑，他很欣赏任勉的闯劲和干劲，要想真正干一番事业，就需要有这样的人啊！

“好，我们别去计较他没有打招呼的事了，倒是我们的党组应该认真地研究一下他的建议，重新考虑我们明年的计划！”

办公厅主任有点惊讶，慢吞吞地问道：“这么说，原定下午的办公会议还开不开呀？”

张敏的惊讶是有理由的。程亮知道部里各个司局都为明年的计划做了大量的工作，调查研究，再调查再研究，大都已有初步的设想，他自己又亲自跑了大西北、大西南，和东北、华北等地，一年来，把下面的勘探队伍大致上了解了一下，该跑的地方也基本上都跑了，这次从大西北回来，原定就要拍板计划，确定明年勘探的战略重点，难道现在又要变卦不成？

“哦，下午的会议暂停吧，请你把任勉这封信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先给在京的党组同志迅速传阅，并请他们考虑意见，争取在最短期内讨论一次。”

程亮的话虽然说得干脆、坚决，但仍然彬彬有礼，话中不离“请”字。他在文件上签署过自己的意见后，便用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挂在对面墙壁上的一幅大地图，张敏顺着他的眼光望过去，清晰地看到那一片淡蓝色的纸上印着两个大字：“东海”。

张敏凭自己细心的观察，已经猜到部长程亮带有倾向性的观点，这与他前几天所了解的副部长郝德明的观点大相径庭，在两个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很不一致时，今后他们办公厅的工作就很难做了，怎样才能不得罪双方，又使双方都感到满意呢？尽管他有丰富的经验，也不能不忧心忡忡。他用嘶哑的声音答应一声“嗯”，便快快地走出部长的办公室。

二

在几个部长中最早知道中央领导同志对勘探石油有一份重要批示的，还数副部长郝德明。办公厅主任张敏在接到这

份文件后，首先便拿给他看过了，只是他没有签署任何意见，而是谦虚地说道：“哎，老张，这事等程部长回来再说吧！”

沙流病倒住院长期疗养后，郝德明实际上成了常务副部长；过去由沙流分管的勘探石油方面的司、局、院、室，也分工由他领导了。

郝德明的年龄和沙流相仿，两个人都五十七八，可是身体却大不一样。沙流单薄瘦小、弱不禁风；郝德明三大五粗，壮实如牛。解放初期有人曾给郝德明起过一个绰号“小斯大林”，他欣然接受，颇为自豪。他的确相貌堂堂，魁梧伟岸，一头黑发，前额隆起，鼻梁也挺高，眼睛也不小，与斯大林的标准像相比，真有几分相象。不过，这绰号只叫了一阵，后来领导上知道后，就不让叫了，公开的原因是：“他象么？有蓝眼珠高鼻梁么？有一撮漂亮的小胡子么？”没公开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他虽然不胜惋惜，也无可奈何，总不好为此事打报告给领导让大家仍旧喊他“小斯大林”啊！直到赫鲁晓夫上台反斯大林后，他才消失了这一惋惜感。

郝德明平时上下班，时间没个准，程亮在京时，他上班就早一些，下班也晚一些；程亮不在京时，他就上班晚一些，下班早一些。他很欣赏目前国外一些单位实行的弹性工作制。有时，他晚上也加一个班，比如在程亮从大西北回来的晚上，他就加了一个班。先是他的秘书上门来转悠一圈，问他：“郝部长，程部长下午从大西北回来了，你晚上要不要去看看他，我替你要车？”

“不用！为什么要去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吧！”

郝德明回答的语气相当生硬，他对这位长着娃娃脸的男秘书好感不多，总觉得他没有韩玉民精明、能干；不说别的，

就说整理文件和信件吧，一个整理得井井有条，繁而不乱，一个却是乱七八糟，丢三拉四。

他记得几个月前，任勉好象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建议将石油勘探的重点放到东海，但是翻箱倒笼，把办公桌的九个抽屉全找遍也没有找到这封信，他真怕任勉在上书中央领导时提起这事：“我曾给郝部长写过信，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犹如牛泥入海，杳如黄鹤，全无消息……”，幸而任勉在信中一句也没提及，他才放下心来。

想到任勉的那封“人民来信”，他就觉得好笑。“写人民来信”，不知兴于何时，而它的鼎盛时期得推十年动乱时，福建一个臭儒写了一封“人民来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批了几个字，寄去了数百元，使他身价百倍，名扬天下，后来又被人拥上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写“人民来信”发展成了一个“行业”，靠此谋生吃饭升官发财的人不少，想不到任勉居然也参加了这个“行业”。

郝德明看过任勉的建议信，认为那全是无稽的空谈。

向东海进军，到东海打钻。试问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么？比我们实力雄厚的石油工业部和地质矿产部还没有行动，我们为什么自不量力唱这种高调？一笔巨大的投资谁能拿出来？地下资源勘探部惟独一台海上钻探平台船正在南海打钻。即使有了资金，有了设备，海上的风险又有谁能完全预料？万一出个事故，翻船死人，不坐牢也得判刑，为什么要抢着去出这个“风头”？！

大概基于这些考虑，当他接到任勉给他的信并请他转党组时，他就没有予以重视，而是随便扔给秘书去存档了，偏偏秘书又不精干，东放西放就将这份建议信给弄丢了。